

立誌

NEWS
STAND

立誌

NEWSSTAND

立
場
新聞
STANDNEWS

立
場
新聞
STANDNEWS

立
場
STANDNEWS

2019年6月9日，灣仔。

攝影：Peter Wong



序

Stand
with
Hong Kong企硬立場
守住真相

2019年底一次遊行，有示威者在金鐘電車站頂廣告版噴上大字：
「我反抗故我在，初夏——寒冬」。

轉眼間，香港抗爭運動由初夏走到寒冬，從寒冬重回炎夏，但一切似乎無復舊觀：走到街上，曾被拆除作路障的欄杆逐漸補回；進入社區，曾經茂盛的連儂牆逐漸凋零；在疫情限制與惡法壓城的雙重影響下，曾經響徹街頭的口號、歌聲也不復再，接踵摩肩的抗爭場面難以重現。

同一時間，連很多香港人過去一年目睹，甚至親身經歷的真實，也開始被侵蝕、動搖。當權者高聲宣講官方版本「香港的真相」，警方索性指稱721元朗襲擊不是「無差別襲擊」，而是「不同政見的兩派人士」，「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地衝突。

捷克劇作家及前總統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曾寫道，「如果維繫謊言是整個體系最重要的支柱，那麼也就不難想像，對這一切的最根本威脅就是活在真相之中。」對今時今日香港人來說，如果惡法、謊言

與恐懼已是無法避免的噩夢，那擁抱記憶、守住真相，必然是我們最低限度能作出的抵抗。

這本《立場新聞》特刊取名《立誌》，「場外」部分刊載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深度報道、新聞圖片、數據資訊，呈現過去一年多香港人在抗爭路上的創意、行動、代價，以及更重要的——所立之志；「場內」部分則為「《立場》之誌」，讓一直支持我們的各位讀者、友好，一窺《立場》編輯部上下所秉持的信念、所發揮的創意，以至所經歷的掌聲與傷勢。

今天捧在你手的《立誌》不厚，但出版過程歷盡波折，尤其在《國安法》的威脅下，特刊幾近難產。雖然如此，我們更加確信立檔存照的重要——正如反送中運動之始，《立場》所立之志：「即使人手不足，我們會繼續盡力趕赴現場；即使面對敵對環境，我們仍然不亢不卑；即使面對危險，我們無所畏懼。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裡，我們將繼續以筆桿書寫真相，以真相追求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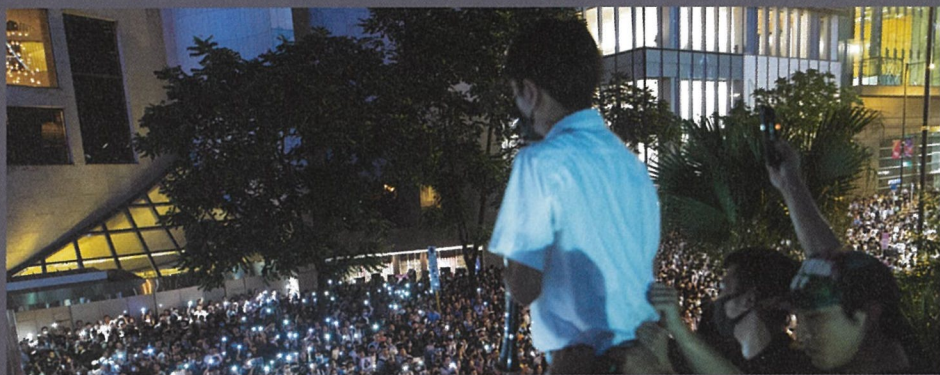


2019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

攝影：Kenji Wong



大合唱



香港足球代表隊在大球場迎戰伊朗，球證鳴笛開賽，看台上球迷隨即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如唱國歌。同一晚，上千市民響應號召，在沙田、太古城，黃大仙、屯門、馬鞍山、旺角、葵芳、將軍澳、上水、觀塘，齊集商場，眼望歌詞，隔空和應。

有異於流行曲，《願榮光歸香港》更偏向古典音樂，樂句清晰、簡短，旋律分句明確，節拍均衡。《願榮光》創作人 T 形容，香港人的民族性，「唔似俄羅斯戰鬥民族咁激昂」，有「少少似英國人的莊嚴」，但又「無佢咁種古板」，更似是兩者混合。因此開首的旋律較為莊嚴。他承認，《願榮光》歌詞以意義行先，因此有些歌詞不押韻，「都無辦法，暫時未搵到更好的代替。」他期望如別人有更好的提議，之後可繼續修正，「好多呢方面的歌，啲詞都係改過好多次。」

攝自：【專訪】「香港之歌」誕生？《願榮光歸香港》創作人：音樂是凝聚人心最強武器

修讀中文系出身的朱耀偉，將歌詞視為一種文學。「以歌詞論歌詞」來說，《願榮光》「基本上是一個 propaganda (文宣)」。相對過往流行歌詞，社運歌曲歌詞少有文學性，不談意象和典故，「訊息要直接。寫得太複雜，太多修辭典故，不可能現場立即感動到好多人」。他認為當宣傳凌駕文學創作，作品就會失去文學價值，「當然最理想是宣傳又好，文學價值又高。但對大眾來說，寫得太深，太多修飾，太隱晦，聽不明白，不會是好宣傳。」

攝自：「學習理解無法想像的事」專訪《香港關鍵詞》編者、港大教授朱耀偉

連儂牆



大埔「連儂隧道」、葵芳「連儂美術館」，每隔一段時間又有新作，吸引不少民眾慕名而來。海報即使當日就被人撕去，仍然無損文宣組「撕一貼百」的意志。

浸大視藝院助理教授、政治漫畫家黃照達認為今次運動「無大台」，變相由文宣肩負起傳播訊息的功能。因此，有些作品具有內部傳遞資訊用途，例如：叫人攝衫、唔好捉鬼等。海外戰線又會製作「懶人包」，簡明解說重要事件。他又發現，大量政治漫畫或插畫按照新聞相片重繪，可以想像十居其九出於「滿足情緒需要」而畫。他不否認情緒需要疏導，但感嘆「比較分析性嘅內容就少咗，甚至我哋傳統認知漫畫入面嘅幽默感其實都無咗。」

攝自：新政治漫畫運動與反送中作品研究 — 專訪浸大助理教授黃照達

除了排解內心鬱結、鼓動民眾情緒外，主力參與葵芳連儂美術館的創作人 Abaddon 強調文宣對運動的作用在於「定義」。他認為在一場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價值觀、是非黑白、對與錯需要靠文宣去界定與推動，尋求共識。以〈不認命是我們唯一的武器〉為例，運動初期社會上仍有不少聲音在討論年輕人的行為是好是壞，立場搖擺不定，Abaddon 便刻意將十六名抗爭者描繪得威風凜凜，將抗爭者定義成正義之士，拉攏中間派，「我想將件事變得 fashion，歌頌年輕人咁有型嘅形象。」

攝自：【專訪】當文宣達人說文宣無須再堅持 Childe Abaddon



2019年9月24日，觀塘。

攝影：Kenji Wong



抗爭之序幕 6.12

記者／梁俊勤、梁凱澄、梁天心



12



事先張揚的

衝擊行動是怎樣發生的？

6.12 當日，金鐘立法會一帶，發生了一場自 2016 年旺角騷亂以來最大型的警民衝突，逼使特首林鄭月娥其後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警方在行動使用的暴力，又觸發此後民眾對這支紀律部隊的不滿以至仇恨，助燃整場運動的發展。

本報道旨在發掘對反送中運動有根本性影響的 6.12 衝突經過及來龍去脈，榮獲由香港外國記者會、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及香港記者協會合辦 2020 年人權新聞獎「解釋性特寫(中文)」大獎，評審讚賞：「以蒙太奇手法，重塑 612 的事發經過，讓讀者看到歷史的偶然和必然。」

13

14

2019年6月12日下午2時50分，金鐘立法會示威區大圍前，情況大致平靜。

示威區對出的立法會道，聚集了一群示威者，大部分人戴上口罩，但未戴頭盔。一副在休息的樣子。

阿三（化名）是裡面其中一人。他望望電話，距離網上一直流傳「不撤回就升級」的下午三點期限，還有點時間。這時候，旁邊一個示威者問他：「其實是否會有行動？幾時行動？都無人啞、無人lead…如果繼續這樣，一定會好似佔中，耗盡我們的體力。」

「我唔知呀…」阿三隨口回應。

下午三點正，原定的「升級」時間已到，現場未有動靜。直至十數分鐘後，群眾中有人大叫，「拆鐵馬呀！」示威者才夾手夾腳，拆除本來擺在立法會示威區警察防線前的幾層鐵馬，再逐一放在人群前面。未幾，原本坐姿隨意的示威者，紛紛站起，戴上頭盔。同一時間，警方防線亦開始戒備，舉起「警方封鎖線，不得越過」的橙旗，又增加防線人手。

衝擊一觸即發。

當時阿三就在準備衝擊的人群當中，望著

前面警察的長盾、警棍及長槍，他心裡驚惶。「佔中的時候，守前排都守過，但未試過進攻…以為自己 ready 好，但未 ready 嘅。」但最終，他還是跟示威者一擁而上，衝向立法會。

「上呀！無第二次機會喇！」記者在現場聽到有示威者大聲呼喊。阿三強調，「大家當時都覺得要去（衝），唔去就無機會。」

心態

「我們不要再 Camping」

6月12日早上，數以萬計示威者成功堵塞夏慤道、添美道、龍和道等多條金鐘要道，「反送中抗惡法」、「撤回」等口號，在馬路上此起彼落。

佔路之初，不少傳媒均形容為繼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第二次佔領」；許多走在前線的示威者卻直言，經歷過5年前的失敗後，他們根本不欲再長期佔領。因此，當日金鐘示威者處於一種隨時戒備、隨時升級、隨時作戰的狀態。

29歲的MM（化名），5年前幾乎每日都待在金鐘佔領區，6.12當日卻不甘於佔領金鐘。「而家唔係 camping，我覺得必須要殺入去啲。」另一示威者 Terry 則形容，

15

由於6月9日的大遊行沒有任何效果，期望當日（6.12）「真係做到啲嘢。」他認為最好不要和平抗爭，「和平已經再沒辦法阻止政府，希望可以更衝動的行為衝擊立法會。」

想法一致的，還有廿歲出頭的大學生 Kiki（化名）。在她眼中，這場運動的目標是阻止立法會通過《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而最有效直接的方法明顯是「佔領」——不單佔領周邊的添美道、夏慤道，更要佔領立法會示威區，進而佔領立法會大樓，令議員們完全開不成會。

「衝入『煲底』（立法會示威區）只是第一步。我的目標唔係煲底，而係衝去一樓，立法會會議廳，喺個度 stay …」Kiki 形容，「就好似『太陽花』咁。」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學生佔領立法會的畫面，一直深植在香港年輕抗爭者的腦海。「包圍立法會，就係想入到去。」

示威者阿三則整天盯著被警察重重封鎖的立法會示威區大圍，忿忿不平。「我們係抗議《引渡條例》修訂，為何立法會示威區不開放？等於我嚟抗議政府，你開海洋公園比我有撚用？」在他眼中，衝擊示威區有其正當性。

如此看來，6.12下午衝擊立法會的行動

基本上必然發生。問題是如何發生？在沒有組織、沒有大台、沒有領袖的情況下，群眾何時進行衝擊？

大家好像有共識地在等，卻都不知道在等什麼。

消息

「哪個 Telegram 群組

值得入？」

先將時間線推前兩天。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大遊行，103萬人參與。當晚，MM 和不少示威者在立法會附近聚集，未幾有人帶頭衝入示威區，與警察發生衝突。同一夜，他收到不少於傘運相識的朋友的訊息，邀請加入 Telegram 不同小組。

Telegram 是一種注重用戶私隱的通訊應用程式，採用端對端（end-to-end）加密聊天技術，又引入「閱後即焚」功能，自2013年開發以來，一直備受世界各地抗爭者的青睞。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不少佔領者亦以 Telegram 通訊。但隨著傘運落幕，許多人慢慢遺忘了這款工具，包括 MM：「我個 Telegram 四年半以來無郁過。」

16

直至今次「反送中」。由於這場運動一直沒有明顯的「大台」或領導者（民陣只舉辦大遊行），不少人均自發透過社交媒體，例如 Instagram、連登討論區、Telegram 等，發起不同行動。

綜合多位受訪示威者的說法，6月10日凌晨起，網上開始廣傳訊息，邀請反送中人士加入 Telegram 群組，而且分類鮮明，由哨兵組、文宣組、物資組、戰略組，以至中學生組、基督徒組不等。由於人數眾多，其後更出現 18 區群組，分工合作。

當中規模最龐大的 Telegram 群組名為「【公海總谷】611二讀求助、討論、情報交流區」，高峰期超過3萬人加入，訊息量極大。

在「沒有大台只有群眾」的形勢下，這些 Telegram 群組成為僅有的「組織」。不少示威者從中參與討論，以至計劃行動、動員同路人。

問題是，由於有關「反送中」的 Telegram 群組數量繁多，訊息內容亦莫衷一是，示威者有時實在難以分辨真假，無所適從。例如現年 30 多歲的前線抗爭者阿龍（化名）就形容，自己加入了不少群組，但裡面的消息不一定真確，「好多哨兵風，吹完，但係無事發生。」他舉例，「有人話

從瑪麗（醫院）收到風，話 confirm 八點清場。」結果？記者在金鐘道上與阿龍閒聊的時候，已過八點半。「無嘍，佢（哨兵群組）都會講，叫你自己諗（訊息真假）。就算有大台都做不了什麼。」

因此這種社運模式有也有盲點——由於沒有大台，沒有領袖，只有群眾，行動的資訊、決策相當混亂。於行動現場，有時沒人「拍板」，有時又太多人下決定，示威者根本難以達成共識，更遑論要一致行動。

「其實無論是衝，還是和平理性，我們都需要一個認可的 leader，但我們認可的人——例如黃之鋒、梁天琦，甚至去到戴耀廷，全部就係坐緊監。」阿三慨嘆。

初衝

「你想推，

我都加力推多下！」

6月12日下午3時，立法會示威區外，Kiki 盯著手機，緊張兮兮。

之前幾個小時，她在 Telegram 各大群組不知收過多少次有關行動升級的消息，有的寫早上 11 點升級，有的寫 12 時，還有下午 3 時、6 時、8 時。她根本無法辨別消息

17

真偽，一律當成真的去準備。「事前就會去定廁所，睇事態發展係點。」

記者翻查當日各大 Telegram 群組及連登討論區的帖文內容，發現當日中午左右，有關行動升級的呼籲，以下午 3 時或 6 時為主。連登討論區當時正就這兩個時間點進行投票（以正評或負評方式表決），Telegram「公海」群組則有大量留言討論，支持 3 時升級一派認為，大家體力較充沛，且日間衝擊亦較安全；認為應該 6 時才升級的，則指出黃昏後很多人下班會前來支援。

不久，「3 時升級」說法逐漸成為網上主流。有連登仔在「6 時升級」的帖文中呼籲其他人「唔好再推 post」，另外 Telegram 各群組亦陸續呼籲群眾，如林鄭不撤回修例，3 點鐘行動就會升級，並著大家廣傳訊息。

下午 1 時許，走在添美道、龍和道一帶，有些蒙住臉的示威者正站在石壘，用大聲公廣傳「3 時升級」的消息。亦有當時聚集在龍和道附近的示威者表示，不時在 Air drop 收到「3 時升級」的訊息。

終於到了下午三點，立法會示威區大鬧前，卻仍然平靜。不禁令人懷疑：「三點升級」會否再次是「流料」？

豈料先發生警民衝突的，卻竟然是示威者最少的添華道防線。

下午 3 時 05 分，防暴警察首次向示威者噴射胡椒噴霧。前線示威者紛紛打開雨傘遮擋。之後示威者不時投擲水樽、雨傘等雜物，警察多次施放催淚水劑，「速龍小隊」成員又一度越過鐵馬，向示威者的傘陣不停揮棍。衝突持續約 15 分鐘，雙方攻勢都不算猛烈。

記者在現場觀察所見，添華道的示威者和警方防線本來隔著兩三層鐵馬，根本難以進攻，加上該處示威者數量明顯較少，令人摸不著頭腦：為何選擇在此時此處衝擊？

阿龍當時正在添華道前線，亦是第一批被警察胡椒噴霧射中的示威者之一。他的答案令人頗驚訝：所謂「衝擊」可能源於一場意外。

他本來只打算在後面支援，便跟其他示威者一起將砌成三角形的鐵馬，搬上前線。正要擺好鐵馬之際，其他同伴卻突然提議「不如界力推多下」。阿龍當下有點愕然，但坦言自己易受別人影響，「推推吓欄，你要出多下力，仆街喇，咁我都推多下囉！」

18

結果阿龍就出力，跟其他人一同「衝撞」防線。前線警察馬上施放胡椒噴霧，他中了一身胡椒，立即要撤退。「燬完之後，除剩條底褲，後來見人哋照著返（中了椒的）褲，被迫著返。但愈行愈燬，救完嗰一輪人先捨得除，咁就瀨嘢！」

連鎖

「別人已衝，

難道還坐著吃包？」

添華道的「意外」，卻引起連鎖反應，觸發立法會示威區外的群眾行動。

時為下午3時10分左右，本來正納悶為何仍未有升級跡象的Kiki，於立法會示威區外聽見遠方添華道傳來呼喊的聲音，開始警戒。「聽到那邊已經起晒哄，有種感覺係已經嚟料了，心理狀態開始ready。」

有這想法的，當然不止一個。Kiki望望周圍，身邊示威者紛紛站起，戴上裝備：「佢哋好多都似係素人，好多都係女仔，好後生的人，所謂的gear up，其實剩係得個口罩，連眼罩都不是自己的，而係別人派先擺到。隻手都係包保鮮紙。」

Terry和戰友們，雖然因網絡擠塞而無法

上網，卻碰巧從中信大廈外的民陣大台看到新聞直播，目擊添華道示威者與警方衝突，被速龍小隊揮棍，「現場大家都好騷，見到（添華道衝突）又好似幫唔到手…」於是有人提出要衝擊立法會示威區，有人和應：「有堆人真係衝咗上去，同警察係鐵欄推撞。」

Kiki也認為，當刻衝擊是理所當然。「他們（添華道）已經做緊一樣嘢，我哋無理由仲坐喺度食包。一定要起身gear up，無論mentally、physically都好，要好ready地支援散落在不同地方衝擊的人。」於是示威者有共識地拆除立法會示威區入口的鐵馬，數百人戴好頭盔，撐開雨傘，架好鐵馬，準備朝警察防線展開衝擊。

下午3時35分，原本在警方防線前揮動英國國旗的示威常客王婆婆在旁人力勸下離開，前線示威者隨即展開衝擊，前排推撞鐵馬，後排則投擲水樽、長傘、頭盔等雜物，警察施放胡椒噴霧及催淚水劑還擊。示威者試過後退，但又未幾展開第二次衝擊。除了以上雜物外，有人投擲鐵枝，亦有人從龍和道那邊向警員擲磚，從多個直播片段所見，數量約為4至5塊。有白衫督察曾舉磚吆喝：「係咪掙磚？」另外有警員將接到的磚塊，擲向群眾。

阿三說，這時候從前線傘陣的空隙中，

19

看到有警察舉起長槍，瞄準示威者。他立即大叫：「喂，揸槍呀！」對方就開了第一槍。他形容自己這刻已失去理智，「屌你開槍，我也撚都無做過，我哋無掙嘢。」事前他和同伴的共識是，一旦警察開槍，就會撤離，但到事情真正發生的時候，「我控制唔到自己。」

近4時，警方防線往後退，大批示威者成功進入立法會示威區。有人興奮地向後方呼叫：「上呀！無第二次機會喇喇！」進入示威區後，有些人嘗試拆除立法會大樓玻璃前的鐵欄，其他示威者則繼續向持長盾的警察防線不停投擲包括鐵枝等雜物，警察一直往後退，有警員曾向群眾擲鐵枝還擊。

有一刻，示威者距離衝入立法會大樓，只餘一步之遙。

當時警察已多次向人群舉槍，發射橡膠子彈及布袋彈，未幾再施放疑似催淚彈，立法會示威區一時間煙霧瀰漫。本來蜂擁進入立法會範圍的示威者馬上轉身，退回示威區大圍外。警察馬上推前，收復本來在立法會示威區對出的防線。示威者再嘗試衝擊，近龍和道方向有人向警察再投擲3至4塊磚。不久，警察朝立法會道人群施放催淚彈。

「砰砰砰！」而且是一連多枚。

其中一枚正落在阿三前方女生的背囊上。「第一次聞到咁濃的催淚彈，係即刻作嘔作悶，有兩三下完全跪在地下，但知道一定要繼續行…真係好辛苦。」

另一前線示威者Terry（化名）則因吸入催淚煙而哮喘發作，只能一直往夏慤道方向逃跑。

「我們有expect過佢會開槍…橡膠子彈可以射到人流血，布袋彈可以射到瘀晒…催淚彈都有想過佢會發射到人堆。」他猶有餘悸。

驅散

「已不再衝擊，

為何仍追打我們？」

這幾枚催淚彈，成了當日佔領的轉捩點。此後防暴警察步出立法會示威區，往龍匯道、龍和道等多個方向不停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另外速龍小隊則向示威者狂揮警棍，多人受傷。

參與衝擊的Kiki一直往龍和道方向逃跑，遇上警察步步進迫。她憤怒，也不解：「

20

我雖然有衝入去（示威區），但我有無做過任何嘢呢？除咗行，同埋拎住把遮，我也都無做過囉。可能你話，我行入去呢個行為已經係衝咗警方防線，但我係咪真係打人，真係打警察？我身邊的人也不是。甚至之後我們已從煲底（示威區）走晒出嚟，已經唔係衝擊啦，已經回到一個合法的範圍之內，你（警察）做咩仲要追我哋？」

短短十數分鐘，龍和道、添美道、龍匯道一帶的示威者，不論有否參與衝擊，通通被警察用武器驅散。不久，警察再往夏慤道推進，再投射催淚彈，慢慢收復失地。

有人質疑，即使衝擊者成功突破警方防線，闖進立法會，也會瞬即被警方包圍、拘捕，所謂佔領立法會，機會渺茫之餘，更讓警察有理由提高武力，迅即清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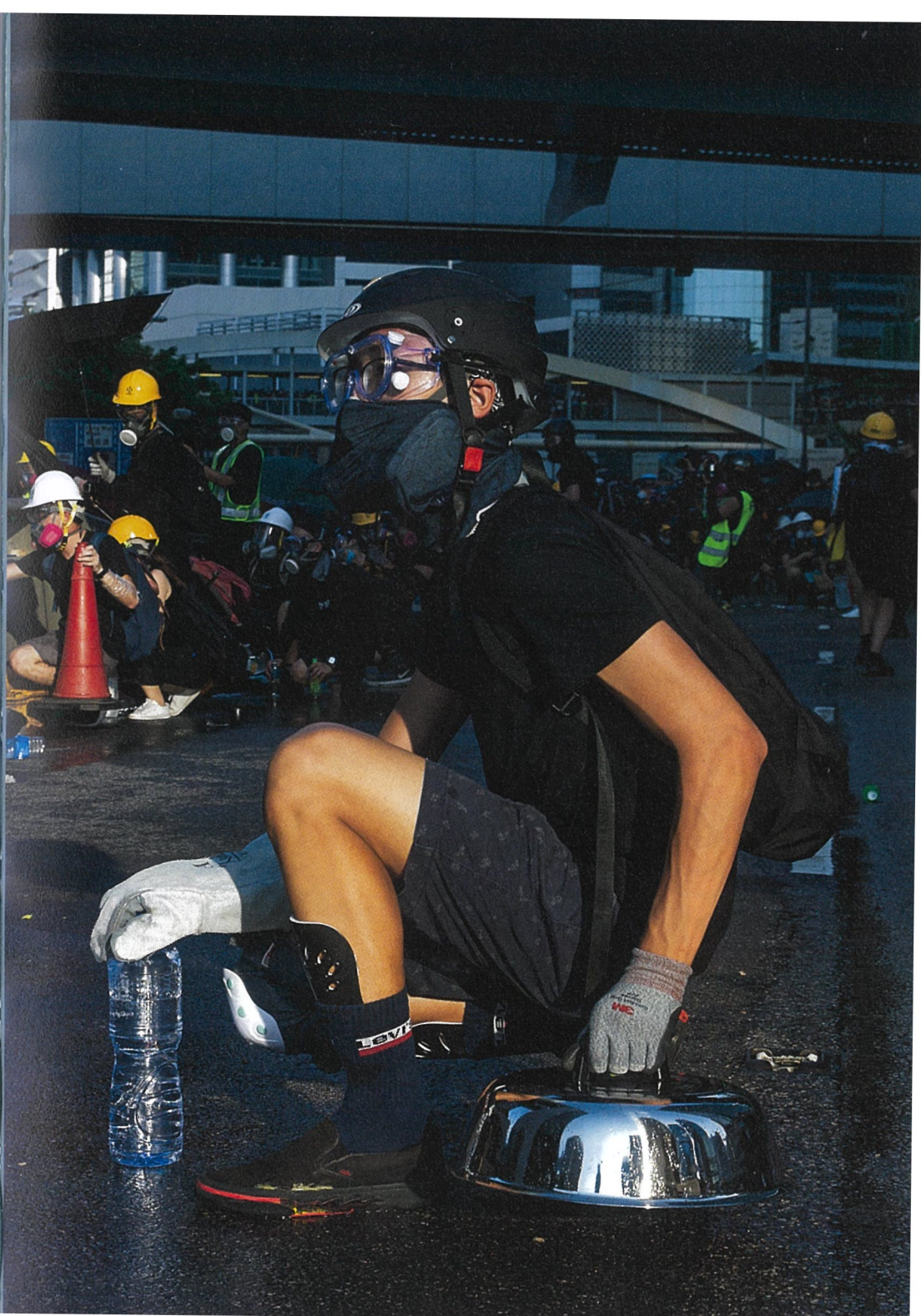
MM 坦言，衝擊很多時候都不是講究成效：「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好多進攻的意義和目的，其實都是姿態上話畀大家聽：『我哋而家夠膽進攻立法會』。」

同樣無悔衝擊的阿三，直言縱使如今抗爭代價高昂，他仍覺值得。「如果 3、5、7 年（監禁）的代價，可以換來這場運動的勝利，我覺得係可以。」他更期望，經過慘痛的 6.12，抗爭者會更團結一致。

「（衝擊行動）或者都可以令大家一齊反思個策略，幾時可以用武力？」

三日後的 6.15，政府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但抗爭浪潮已一發不可收拾。

6.12 的衝擊行動，開啟了反送中運動的勇武面向。



控告人數

2,210

約 5 個被捕人

只有 1 個被控告



首三位控罪

暴動

687

非法集結

383

藏有攻擊性武器

327

10,016

被捕人數

2019 6/9 至 2020 9/6

警方使用彈藥數目

資料來源：保安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2019 6/9 至 2020 2/29

催淚彈

16,191

發

19

發

實彈

橡膠子彈

10,100

發

1,491

發

胡椒噴劑

布袋彈

2,033

發

107

樽

催淚水劑

海綿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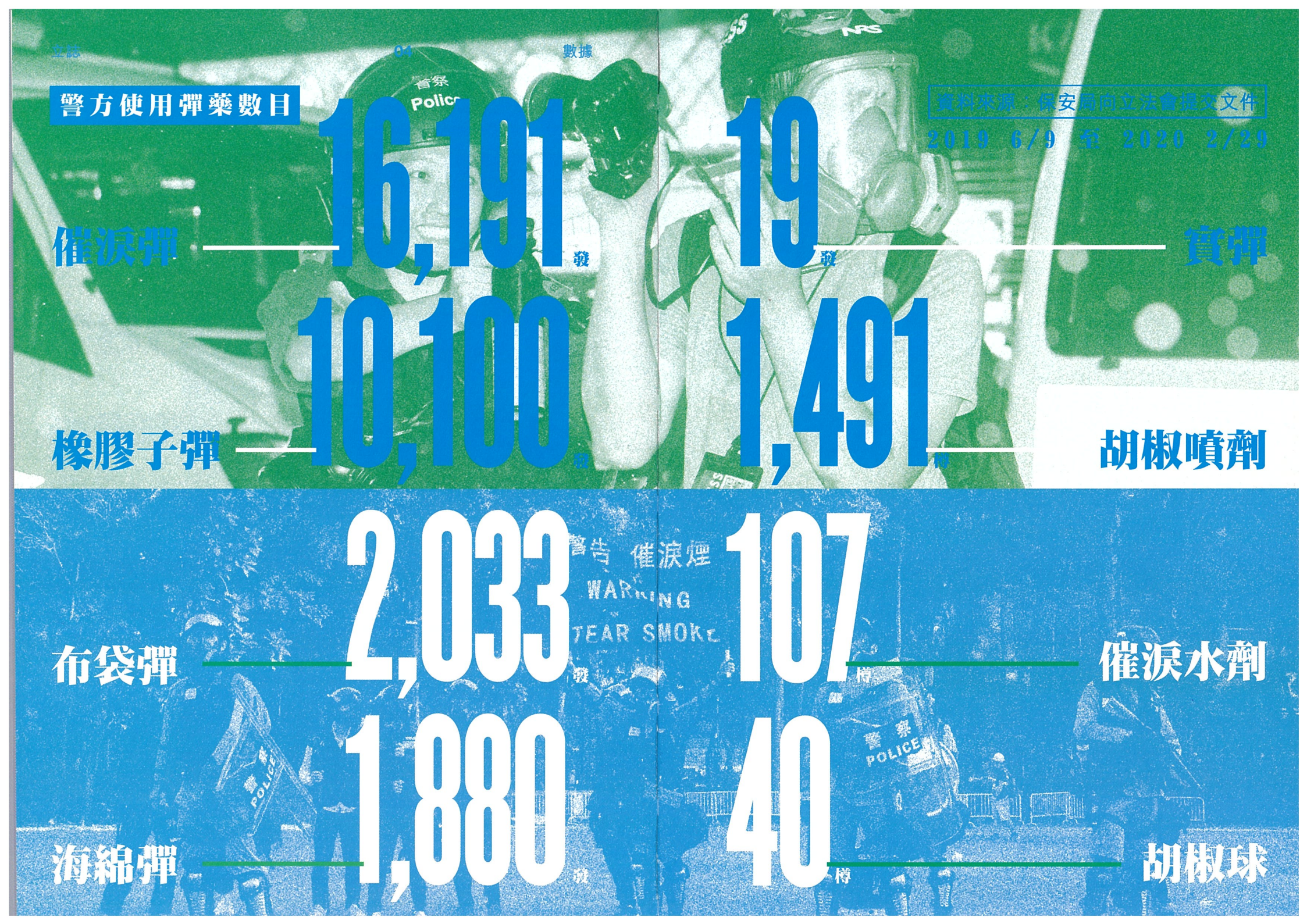
1,880

發

40

樽

胡椒球



催淚彈 致命嗎？

26

中大呼吸病專家這樣說

作者：小肥波（立場新聞科學版編輯）



Flame burn
contact burn
chemical burn

Reactive Airway
Dysfunction
Syndrome

27

連月反送中示威，警方施放數以千計的催淚彈，當中不少落於民居集中的地區與屋苑，除了激發市民踢拖落街不斷質問警察有否專業操守，亦令不少市民、示威者，以及出入多個示威地區的記者擔心潛在健康風險。2019年8月21日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舉行演講，詳細談及現時已知催淚彈對健康造成的短或長期問題，在此我以較淺白文字分享一下許教授提供的文獻內容與醫學意見。

全球有多種催淚彈，但香港現時只用CS氣體，相對其他成份毒性較弱，但仍然會刺激中彈者的眼睛、皮膚與呼吸道，而每次發射催淚彈後的10秒左右催淚彈有機物質即會氣化成3-10微米(Micrometer, μm)的粒子，對60-300平方米內的人造成影響，一般而言 $5\mu\text{m}$ 的粒子可被人體吸入，而令一半人失去活動能力的濃度則大約為每立方米每分鐘4-20毫克($\text{mg}/\text{min per m}^3$)¹。

人體接觸到CS氣體感到熱刺痛，是因為氣體主要會刺激TRPA1與TRPV1的離子

通道。這兩種離子通道本身是對如辣椒、山葵等刺激物造成熱與痛感的接收器，所以中彈後示威者才會出現咳嗽、呼吸困難、流眼水、皮膚感到刺痛等情況²，除此之外亦會出現急性頭痛、胸痛、喉嚨痛、咳血、出疹等³。除非你在無防具下再吸入CS氣體，否則這些急性病徵通常會在兩周內消失。另外，如直接被高溫的催淚彈打中也會造成熱力燒傷、接觸性燒傷或化學性燒傷(flame burn, contact burn, chemical burn)⁴。

許教授提到，很多示威者與記者在反送中運動中初期只用手術口罩到之後升級使用N95口罩，其實都對過濾CS氣體的粒子無甚作用，只有用上P100或同級有活性碳過濾器的面罩才可以免受影響。不過，要留意的是過濾器受限於有效使用時間，通常約為40小時，如超時使用同樣會危害健康；各位無計時的話，開始嗅到異味時就應該最要換過濾器。此外，許教授在講座中亦多次提醒在示威期間最好不要戴隱形眼鏡，因為CS氣體的粒子很容易黏在表面上，會對眼睛造成一定健康問題。

28



許教授又特別提到，美軍需要在密室接受催淚彈專門訓練，期間更要除下面罩感受這種非致命武器的威力，而他們與密室控制員接觸到的CS氣體濃度都相當接近，並且是立即危害健康水平的約6-7倍⁵。這是否不人道？某程度上是的，但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在行動期間無裝備時抵受氣體的影響，亦讓軍人明白自己的武力是怎麼樣的一回事。據知情朋友指，香港警察如果有入過PTU學校，同樣要在密室除口罩聞催淚煙，但可於任何「頂唔順」的時刻離開密室。

他亦指出催淚彈生產商已在包裝上已清楚指示催淚彈有效射程為80米，並必需射向人群兩旁與膝下位置，避免直接擊中示威者，但多個媒體拍到的影片都顯示香港警察違反以上條例，其中一條片更清楚顯示有人從政總高層向地面人群射催淚彈，教授認為這是極差的做法。演講之中，許教授引用三個敘利亞人頭部中催淚彈的案例，其中兩個最終死亡，一人生還⁶，指出非致命武器也可變成殺人武器。另外葵芳港鐵站雖屬「半開放式」，但當晚有示威者放出煙霧餅，許教授質疑在這種視野

29

差、且通風差的地方使用催淚彈是「不理想」，並有機會造成傷亡，當日沒有出現這些問題純屬「好彩」。

大家最關心的都是CS氣體的長期影響，現時文獻資料顯示，主要問題是會造成反應性氣道功能障礙症候群（Reactive Airway Dysfunction Syndrome）、哮喘與過敏性接觸性皮炎，但亦有個別罕見例子是會造成腦出血與肝中毒。至於現時有女性稱在示威期間經期有異，許教授認為這有機會是壓力與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的問題，未必是CS氣體直接影響。而小

童、老人家、本身有長期病患如心臟病或哮喘病人，他們在接觸CS氣體後更容易出現併發症——小童最受影響是因為他們較矮，而氣體粒子本身比空氣重，較矮的人自然接觸得更多，再加上他們的呼吸頻率較成人高，會吸入較多有害粒子，屬極高危一族。

此外，另一讓人憂慮的是CS氣體會產生山埃成份，但許教授指理論上氰化氫（hydrogen cyanide）在275°C 高溫以上才會產生⁷，但催淚彈發射時僅為150°C，所以暫時未能完全確認氰化氫有



否曾在過去多場示威中散發出來，而且現時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過期 CS 氣體會有更高毒性，許教授稱現時應更關心溫度的問題。

正如前面所說，CS 氣體粒子本身比空氣重，因此如果家居附近曾有警察發射催淚彈，較低樓層以及家中地面會有較多污染，亦由於 CS 氣體成份並非水溶性，因此不可能只靠清水清洗懷疑受污染物

件，必須配合清潔劑清潔（類似處理受污染衣服方法）。至於身體曾因各種原因接觸過氣體，應以生理鹽水或番梘水（或其他微鹼性溶液）沖洗 10-20 分鐘。由於現時無特效藥針對 CS 氣體造成的嚴重呼吸道併發症，許教授個人見解是以吸入型皮質類固醇與長效型 β_2 促效劑（Combination of ICS and fast acting LABA）療法處理病況。



參考：

31

hydrogen cyanide

Combination

1. Carron, P. & Yersin, B. (2009). Management of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tear gas. *BMJ* 2009;338:b2283. doi: 10.1136/bmj.b2283

2. Lindsay, C.D., Green, C., Bird, M. & et al. (2015). Potency of irritation by benzylidenemalonitriles in humans correlates with TRPA1 ion channel activation. *R Soc Open Sci.* 2015 Jan 28;2(1):140160. doi: 10.1098/rsos.140160

3. Anderson, P.J., Lai, G.S., Taylor, W.R. & Critchley, J.A. (1996). Acute effects of the potent lacrimator o-chlorobenzylidene malonitrile (CS) tear gas. *Hum Exp Toxicol.* 1996 Jun;15(6):461-5. doi: 10.1177/096032719601500601

4. Zekri, A.M.B., King, W.W.K., Yeung, R. & Taylor, W.R.J. (1995). Acute mass burns caused by o-chlorobenzylidene malonitrile (CS) tear gas. *Burns* Volume 21(8), December 1995, Pages 586-589. doi: 10.1016/0305-4179(95)00063-H

5. Hout, J.J., White, D.W., Artino, A.R. & Knapik, J.J. (2014). o-Chlorobenzylidene Malonitrile (CS Riot Control Agent) Associated Acute Respiratory Illnesses in a US Army Basic Combat Training Cohort. *Military medicine* 179(7):793-798. DOI: 10.7205/MILMED-D-13-00514

6. Çorbacioğlu, Ş.K., Güler, S., Er, E. & et al. (2015). Rare and Severe Maxillofacial Injury Due to Tear Gas Capsules: Report of Three Case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Vol61 Issue 2, March 2016 pp551-4. doi: 10.1111/1556-4029.12954

7. Hout, J.J., Hook, G.L., Lapuma, P.T. & White, D.W. (2010). Identification of compounds formed during low temperature thermal dispersion of encapsulated o-chlorobenzylidene malonitrile (CS riot control agent). *J Occup Environ Hyg.* 2010 Jun;7(6):352-7. doi: 10.1080/15459621003732721

2019年11月4日，六名記者於警察記者會戴上貼有「查警暴 止警謊」字眼的頭盔，警方最終取消當日記者會。

攝影：Nasha Chan



34

2016

旺角暴動案被告盧建民
七年牢獄之內與之外

記者/ 梁凱澄



35

反送中運動至今，逾萬人被捕，其中逾600人更被控以暴動罪，將面臨數以年計的監禁。對上一次有示威者被控暴動罪，是2016年年初一旺角衝突。其中盧建民經審訊後被判罪成，判監七年，成為刑期最長一人。

盧建民入獄後，《立場》記者多次隨盧的女友前去探監，了解其獄中生活、抗爭信念，以及對獄外眾人的寄語。

2019年炎夏，香港空氣中瀰漫着躁動不安。

催淚彈、橡膠子彈在金鐘立法會一帶橫飛，全副武裝的警察循街道推進。數以萬計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戴起頭盔、眼罩，手執自製盾牌、鐵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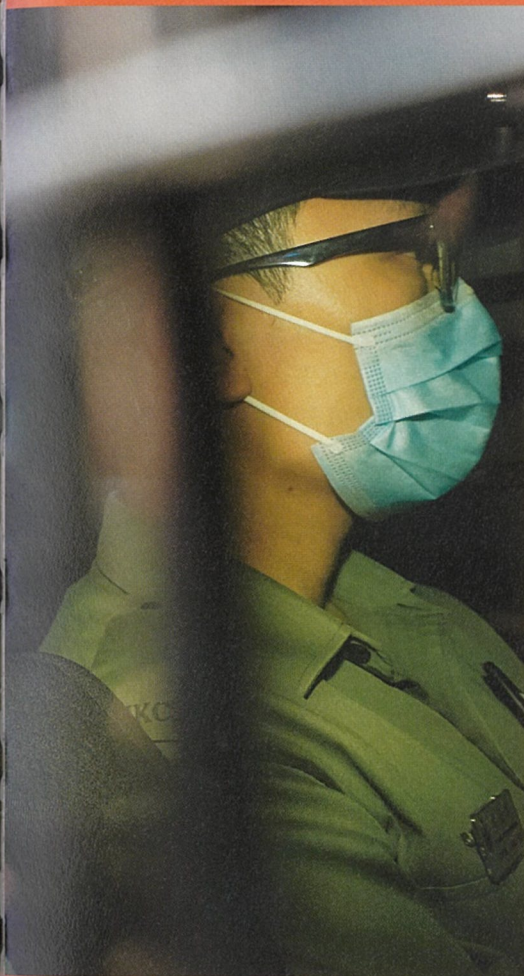
他們堵路、衝擊、佔領立法會。他們受傷、被捕、甚至從高處邊緣墜落。

每次衝突發生，政府、建制派趕忙搶佔輿論高地。「暴動」、「極端暴力」、「強烈譴責」、「追究到底」的說法... 不絕於耳。

一切前所未見。一切似曾相識。

星期日下午，赤柱監獄飯堂的電視熒幕，播放著周星馳的《功夫》。

這套電影，盧建民已經看過很多次。也因為放得太多，DVD已有點刮損，放起來卡著卡著。他打了一個呵欠，突然懲教人員來通知他，有人來探訪。



36

因涉參與 2016 年年初一的旺角衝突，盧建民經審訊後被裁定暴動罪成，2018 年 6 月被判監七年，成為多宗暴動罪審訊中判刑最重一人。

尚未開庭審理上訴還有四個月，32 歲的盧建民已在赤柱渡了整整一年。他比入獄之前明顯消瘦、黝黑，頭髮鏟得短短。斷了一邊臂的黑色粗框眼鏡，勉強用橡筋掛在臉上。

盧建民來到探訪室，在玻璃窗另一邊持話筒的，除了常來的女朋友 Marcella 和本土新聞社長 Joel，還有《立場新聞》記者。

探監機會一個月有兩次，每次三十分鐘。盧建民父親患癌住院、母親是不識字的基層工人、兄長辭職照顧雙親，因此來的多半是 Marcella 和 Joel。每次探監，都要重複一大輪手續：檢查身份證、拿編號、安檢、查身份證、填表、再查身份證……甫拿起話筒，Marcella 連珠炮發地交代事情：父親的醫療報告副本收到沒有？你向福利官申請外出探訪沒有？之前你寄出來的文章收到了，稍後幫你在 facebook 專頁刊登……

獄中的生活刻苦、沉悶，除了一星期六日的印刷工作，盧建民平時會跑步做運動，也會讀金庸、明清小說。但他花上最多時間心機

的，始終是每日收到的那份《蘋果日報》。他寄出去的信件，大部分都是評論時政，由女友代為在網上發表。記者每次探監，他都滔滔不絕，明日大嶼啊、退休保障啊、單程證啊。

閱讀和評論新聞，成為盧建民唯一與他熟悉的公民社會保持聯繫的方式。

「始終都要習慣，都判咗入嚟，唔慣都要學適應。」盧建民摸摸額角，眉頭輕皺着。一年前在庭上自辯的氣焰消退了不少。

2018 年 5 月 18 日，高等法院陪審團經過 27 小時討論，一致裁定盧建民暴動罪成，盧建民頓時泣不成聲，擁著其餘被告，叮囑一句話，要大家幫他「睇住香港」。

2019 年夏天外面風雨飄搖，二百萬人遊行、佔路、包圍、悼念。盧建民向來是個行動派，以前從不缺席反水貨、反「大媽」等示威活動。現在只能從報紙、電視看著事件發生，心情仍非常激動。

「好震撼，原來香港未死！」

612 之後，盧建民常想起當夜的旺角。本來在砵蘭街上篤魚蛋的市民，什麼時候開始掙起泥巴、玻璃樽、磚頭來？是機動部隊突然推高台準備清場後？還是胡椒噴

37

霧亂傷及無辜後？玻璃樽何時變成磚頭？是因為辯護律師形容的「Kettling（煲滾水）」戰術嗎？為何事件最後變成一場「暴動」？

盧建民記得，當夜望著全副裝備的警察，和不斷揮動的警棍，「其實好驚，係好驚，但一見到有人被警察扑穿頭，就覺得一定要反抗」，「如果唔係，下個扑嘅就係我。」

盧建民感覺，612 和初一，基本上是同出一轍。最強烈的感覺，是警察執法不公，「點解本來一場和平抗爭，會被警方用咁嘅武力對待？」

記者問盧建民，如果可以重來，香港值得你們這樣犧牲嗎？

盧建民沉默半晌，「無話值唔值得，政府唔聽民意，香港一定會行到依一步。我唔排除類似的事情會不斷重複。」

「我淨係希望，香港人唔好選擇企喺極權的一邊。」

… 本席認為本案事件發生的背景並不能作為求情因素，否則，社會可能會得到錯誤訊息，以為對政府或現狀不滿，便可將有關情緒訴諸暴力行為。…

… 本案涉及嚴重的暴力行為，第三被告是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因而不能獲得任何認罪的刑期扣減。雖然法庭對第三被告的父親不幸患病，深表同情，但正如前述，第三被告的個人背景於這樣嚴重的控罪而言，並不能作為減刑因素。因此，就第三被告被裁定的第三項控罪，判監七年。…

2018 年 6 月 11 日早上，高等法院七樓第五庭，法官彭寶琴一錘定音。聞判一刻，公眾席上有人泣不成聲，Marcella 拉著律師的袖子，歇斯底里大叫「上訴！上訴！」。經常出席社運場合的王婆婆更於五樓大堂，尖叫嚎哭。

被告欄內的盧建民卻沒有被定罪時激動，只是仰頭輕嘆。

七年。2016 年，盧建民 29 歲，入獄時 31。如果最終上訴失敗，即使在獄中行為良好，扣除假期後，料他出獄時也年過 36。

盧建民被定罪取消擔保後，在荔枝角收押所待了一個月。當時未判刑，盧建民還算平靜，和朋友傾談，不知被分配去哪個院所？如果判個兩、三年，要不要讀點什麼課程？



結果是七年。盧建民隨即被調往赤柱監獄，關押乙類（Cat B）重犯的監倉。

成為乙類重犯之前，盧建民做飲食業、住太空倉，閒時喜歡攝影、行山。他是社運常客，2014年時有份佔領，之後還經常會去遊行示威，警察老早記得他綽號「光明」。

盧建民不是梁天琦，他會考失利，中五畢業後踏入職場，不懂得井井有條地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不是戴耀廷，沒有面對欺壓時仍然從容的氣度。他常說，自己是個粗人，不懂說話、不懂寫文章，一激動就問候別人祖宗十八代，在法庭作供被主控官質問得亂了套，說話開始前言不對後語，陪審團聽得皺起了眉。

盧建民是盧建民，是行山會拿著幾個大膠袋去執垃圾，迷你倉火災會給消防員送水，坐監也不忘填寫「土地大辯論」問卷反填海的人。他說，自己太愛香港，出獄後哪裡都不會去，就留在這裡。

「啲讀書叻嘅人唔會咁講，係咪？讀書叻嘅人，唔會同你講愛香港的時候唔面紅，但你睇我，我真係唔面紅。」

這種愛並非沒有代價，而代價與日俱增。除了越來越多人銀鐐入獄，本來與盧建民

同案的另外兩名被告、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及成員李東昇，2017年11月離港後音訊全無，至2019年5月才公開獲德國難民庇護的消息。黃台仰其後在柏林見記者，承認自己可能是一生也無法回到香港。

盧建民說，其實他們早就知道黃台仰會離開香港。他們也有共識，黃台仰留著自由身，到外國為香港發聲，對其他被告和整場運動而言也是好事。

盧建民說，對黃台仰一丁點兒怨恨都沒有，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犧牲。

「無人係孤島，無人獨自承受緊一切。」

六月某星期日，Marcella在前往赤柱的小巴上睡著了。她的膠袋裡裝著給盧建民的幾本小說，和一支符合懲教所規格的碧牌藍色原子筆。

Marcella現時任職零售業，工時本來已不短，工餘時間基本上都用來打點盧建民的事情：探監、搜羅日用品、處理文件、管理盧建民的facebook專頁、幫忙打點盧父藥費、住院事宜。加上最近頻頻有反送中遊行、集會，Marcella累垮了，



生蛇，前一晚吃了安眠藥才能入睡，結果比記者遲到了大半小時。

Marcella和盧建民在他入獄前半年才開始交往，當時案件剛開審，二人生活基本上是圍繞著審訊轉。Marcella那陣子沒有上班，常常想去法庭聽審，但盧建民總是叫她別浪費車資。就算Marcella去到法庭，盧建民也總是尷尬尷尬，裝作和她不相熟。

如今回憶面對審訊和判刑的日子，盧建民總對記者說：沒有特別準備，平常心。但Marcella憶述，其實盧建民當時的情緒也時有起伏。

「佢唔係啲好鍾意表達自己的人，佢當時情緒都幾複雜。」去完赤柱已近黃昏，Marcella和記者在茶餐廳內聊，順便吃點東西，之後再去找盧建民要的書籍。

「一方面，佢覺得自己有機會打甩，到後期，都覺得情況不妙啦。你可以話佢係平常心，但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諗嚟都無用』。」

Marcella憶述說，審訊還未完結前，盧建民常故作輕鬆，「哎！我坐硬嚟啦！我預起碼坐五年嚟！」。但有次盧建民放假獨自去行山，Marcella抱怨他：「又去行山唔陪我！你就嚟入去坐啦！」豈料盧建民大發

雷霆，幾乎喊分手。

「我以為佢好睇得開，」Marcella說，「我知道，佢係驚自己坐監會拖累我。」

盧建民因參與社運後和家人意見不合，2014年搬了出去住，平時很少聯絡。盧建民審訊期間，他的家人也沒有到庭，透過看電視新聞才知道兒子被判囚七年。

盧建民入獄後，Marcella第一次獨自去探望他的父母、兄長。「佢阿媽眼濕濕，阿爸就不停問，『佢裡面點啊？佢住咩倉啊？同咩人一齊？』好驚佢會比人恰。」

記者曾再三追問盧建民，在獄中會否想念家人、女朋友？

他一臉尷尬，故作認真，「唔會喎！我唔會掛住任何人！我淨係掛住香港，同埋個郊野公園！」

盧建民的母親去過赤柱一次，兄長則間中也會去探望他。他總算老實承認，看見家人還是很高興的。但他別過臉又嘀咕，「不過唔好搞啦，阿哥睇住我老豆老母好過啦……要睇住我阿媽，佢咩都唔識嚟嘛……」

40

警方近日開始搜捕「反送中」示威者，人人仿如驚弓之鳥，網上紛紛提醒大家如何應對被捕，社會瀰漫一片白色恐怖氣氛。

「我們依家講邊個邊個俾人拉咗，變到好似講邊個邊個要結婚一樣。」Marcella 苦笑，「我們成日講笑話，咁多朋友坐過監，不如組成一個釋囚協會啦。」

認識盧建民前，Marcella 沒有想像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政治犯伴侶。

「但我覺得，我們開始要有心理準備，坐監依件事真係有機會越擴越大，成為好多人的日常。」

「所以我們更加要警惕，盡量唔好俾依件事真係發生。」

陪審團退庭商討的那幾天，幾個被告、親屬、朋友常待在五樓的玻璃房間裡，避開出面吵吵鬧鬧的支持者和記者。退庭商議的第一天，有人提議，不如出去拍照吧。本來盧建民還鬧警扭，但看到大家都把握機會合照留念，盧建民又改變主意，圈住 Marcella 的肩膀。

Marcella 的手機 Wallpaper 正是二人當天的合照。

2014年9月，中文大學人文館上曾出現一

幅橫額，寫著：「革命是為了更美好的愛情」。

製作橫額的人類學學生解釋句子的意思，是個體從來不是獨立於社會之外，所有愛情都有物理基礎，能不能在一起，和政治經濟性別等結構密不可分，不只是愛情夠不夠堅韌。

愛情從來不能只是殘酷現實避風港，因為現實的殘酷總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

這句文青式口號，Marcella 同意一半。

「革命呢……唔係一革就革得成，係要蘊釀好長時間。『更美好的愛情』，其實可能係為幾十年、甚至幾代人之後的美好愛情，而唔係自己的美好愛情。」

Marcella 看著近月反送中運動中重現佔路、衝擊抗爭的畫面，她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她為港人未死的抗爭意志感到激動，另一方面，她也害怕年輕人會重蹈初一旺角的覆轍。

「所以點解我們好堅持，一定要撤銷暴動定性。」

「無得雙贏，我們一輸就全輸，已經無得妥協。」

41

後記 行路難

記者問盧建民，有無想過坐完出來，如何？

「我覺得一國兩制會無咗。」

盧建民在獄中，最想念的有兩件事，第一是香港，第二是行山。

盧建民之前常常向 Marcella 和 Joel 抱怨：好想行山呀！你哋就好啦！我幾時先出得返去行山呀！

Joel 就會安慰他：遲啲啦，遲啲等 Sam 哥（另一旺角暴動罪被告陳和祥，被判囚3年5個月）出埋嚟，我哋一齊去台灣行山。

某次探望完盧建民，Marcella 和 Joel 問記者，要不要一起去行個山？三人起行，從赤柱拐去春坎山走一轉，東邊可見赤柱監獄的操場，牆外是一望無際的海。

山頭有遊人遺下的垃圾，Marcella 笑言，如果盧建民在這裡，他又有「寶藏」可撿了。

盧建民最近在獄中看一本書，是台灣人劉克襄寫的《四分之三在香港》，書中寫的是香港山、村、林。

盧建民說，罪成還押至荔枝角的夜晚，想到監禁、想到父親患癌、都想過用被褥

自殺一了百了，但他想著想著，「唔得！我仲想出去行山！我仲想做好多嘢」，打消了念頭。

這些年在香港行山，遇見風水林最亢奮的一回，應該是走進新界北端，徘徊在船灣郊野公園的世界了。

「那兒接近大陸邊界，一個比大嶼山區更加偏僻的荒涼之地。周遭盡是濃郁碧綠的山色映照著廣漠的水塘世界，其遼闊遠勝其他地區。行山的朋友說翻過此山就是深圳。同樣擁有丘陵之地，深圳卻無此蒼鬱。駐嶺遠眺那兒，水泥大樓的石屎森林綿延不絕，半甲子的城市規畫裡只知開發，綠色內涵付諸闕如。好在有香港，好在有新界。」

— 劉克襄《四分之三在香港》

盧建民有次想起，反問記者，春坎山難不難行？記者尷尬承認，平常懶得運動，差點要滾下山崖去。

盧建民自信地大笑：「對我嚟講應該係好易行嘅山！」

三十分鐘的探視時間過去，懲教人員走過來提醒。盧建民站起來，示意 Marcella 免去探訪室後面的一扇玻璃窗。

二人隔著玻璃貼了一下手掌，道別，盧建民步入囚室。

2020年1月1日，中環匯豐銀行總行。

攝影：Nasha Chan



7.1 立法會抗爭者梁繼平

屬於每一个人的共同體

記者/ 何桂藍

7.1



2019年7月1日晚，示威者佔領立法會大樓，有人破壞梁君彥、曾鈺成等歷任立法會主席的畫像，有人寫上「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塗鴉，前港大《學苑》總編輯梁繼平則在會議廳除下口罩以真面目示人，讀出將運動從反送中轉化至爭取民主的宣言。

行動之後，梁繼平選擇流亡，繼續在異地留學。專訪中梁繼平談及自己在抗爭中的希冀與發現：原來在語言、價值之外，整場運動裡真正連結香港人的是痛苦。能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屬於每一个人的共同體便得以形成。

2019年6月中，身在美國的梁繼平收到教授對碩士論文的評語：這是我任教以來，見過最好的碩論之一。

對一個專注學術發展的研究生而言，是不得了的成績，但梁繼平完全高興不起來。雖說是研究公民社會、抗爭與民主轉型，但不過日日對住部電腦計數；準備答辯時，忍不住開直播，望著警察追打、圍捕年輕人，除了流淚，已沒其他情緒。

「好焦急想返香港，陪伴朋友、陪伴啫街頭嘅抗爭者。」

回到香港，隨手執個口罩，馴龍和，圍警總，成為萬千無面目抗爭者之一，才彷彿找到最安然的位置——直到反送中運動第三人一躍而下那日。在輾壓人民意志的立法會會議廳，梁繼平除低口罩，高喊「我哋要贏，就一齊繼續贏落去」，讀出將運動從反送中轉化至爭取民主的宣言。

港大神科、名校博士生、29年唯一A+... 七一之後，TVB口中的「暴徒」，變為香港社會最推崇的精英，往績被翻出，不少人

痛惜他為運動犧牲大好前途。

梁繼平至今不敢看那段片，但也無悔當日的行動。

在沒有面目的運動之中，一切都無從預測，但無一點是偶然。

精英

梁繼平很抗拒「精英」二字。

他出身草根，住公屋，父親為養家終日辛勞。小學日日打機卻幸運派入英中，沉迷搞學生會中四才開竅讀書，一不小心就考了入港大。

入讀港大政治法學雙學位，每日出入平行世界。港大開校服派對，同學清一色名校，只有他穿屋邨校服，難免困窘；捧著英文法律書回邨，卻見小學同學流連食煙，已是金毛紋身古惑仔。

「身邊人際遇咁唔同，你會問，點解會咁？」

6

梁繼平自知幸運，從不以此為傲；港大盛產 AO 與 banker，他亦志不在此。成長於香港政治最活躍的年代，申請過入學民思潮，當上《學苑》總編，也幻想過走入立會做議員。他不享受目光，但喜辯論說理，一有機會在人前演說，立即上電，滔滔不絕；那份興奮，是煥發靈魂之感。

同時，也發現自己的學術天賦：傘運日日落金鐘衝，GPA 照樣 3.9。梁不是進攻型，最多矜盾，但他諒解勇武，不忿外界為何對那份壓抑絕望無感。幾年來派系爭拗不斷，眾聲喧嘩中他一直想：公民社會如何才能正視自己的成長，不再經歷分裂的痛？傘後梁繼平認定，走學術路最能為香港貢獻，想赴美讀博回港執教，幻想可以啟迪新一代，週末搞沙龍寫文，與自由主義者大戰三百回合……但向師長請經時，卻被告知：「你有可能返香港教。」

那是梁振英點名《民族論》港獨之後。

「如果做唔到最優秀嘅博士生，返香港就冇人請。」

他決定搏一搏。兩年來每日十幾個鐘無間斷苦讀，想履歷好到香港的大學除了政治因素無任何拒聘理由，克服政治「污點」。「冇得失敗。讀成點，直接影響我有冇得返香港。」

西雅圖冬夜格外漫長，每日重覆機械生活，時時想起獄中的港大同窗梁天琦。想像他在承受的痛苦，然後問，自己究竟做緊咩？與香港、與政治隔絕，異離之感，如凝望深淵。

強忍孤獨，做出成績，眼看能為理想帶來一線生機——

如果有一秒想到過這些、想到過自己，七一，梁繼平也許就不會站上去。

事後他不好意思地承認，那確是「一時衝動」。衝動，卻也必然。

言說

直播中，青年在議事廳除口罩高喊「香港人冇得再輸」一幕，震撼全港；但熟悉其人者，只覺該來的，始終要來。

梁的女友當時不在現場。突然手機狂震，還沒搞清事態，就有親友來電，聲淚俱下，著她把梁繼平勸出來。

「佢話只得我勸到佢出嚟，但我唔認為我可以……」她對電話說：佢已經決定咗，我哋要相信佢。

影響一生的決定，只是幾秒鐘的事。

47

當夜梁繼平隨群眾入立會，正為重奪人民議會而興奮，但找到議事廳所在，群眾已開始四散。「大家都唔知做緊咩，冇 purpose、冇 agenda……能量不斷四圍竄流，但冇辦法凝聚。」

「暴力造成強烈嘅道德真空、強烈嘅 meaninglessness，究竟個衝擊為咩？」

唔可以就咁樣完——耳邊彷彿已聽見和理非與勇武互相指責，內鬨，像雨傘一樣分崩離析……

那一刻，他完全沒想起甚麼暴動、冇書讀、官司、流亡；只知道，如果當晚的行動以暴力宣洩畫面結束，不只場運動、成個公民社會都會仆街。

唔可以就咁樣完。

「歷史嘅 momentum 開始流逝……就覺得有份好大概的 burden，同一個好強嘅 calling。」

他對身邊好友說，我想講啲嘢。好友沒多言，直說，你去啦。



8

祈了個短禱，梁繼平站上枱面，除低口罩，高舉雙手著示威者安靜，開始發言。台下瞬即閃光燈不斷。

「戴口罩啊手足！好多 Cam！」

示威者圍過來狂勸，但梁戴了幾秒，又忍不住除下；戴住口罩真係好難講嘢，而他是那麼喜歡演說的一個人。

沒有心跳加速、沒有腎上腺素暴升，他內心很平靜。

「200 萬人，190 萬唔支持衝擊，覺得搞死運動…我想 morally appeal to 佢哋。是運動對我呼召：嗰刻，需要有人去 reconcile 一種冇辦法調和嘅嘢。」

即使那其實是一場誤判。一番慷慨激昂的陳詞過後，示威者用腳投票，和理非也沒有進場……策略而言，梁只是又一個現場提出意見不被理會的 on9 仔。望著議事廳走剩 100、50、10 個人，記者多過示威者，他想，Oh，搏輸咗，今舖要做歷史屍骸啦。

結果，是破釜沈舟的勇氣，縫合了「兄弟爬山」將要破裂的縫隙。

「某程度上，個運動俾我嘅誤判改變咗，係一個美麗嘅錯誤…你話係咪歷史嘅幽默。」

無名

既無領袖，自無法指望誰來挽救運動。除了自己。

議事廳內，無人知梁是民族論作者、A+ 神科博士生，一切標籤毫無意義；他只是芸芸勇武中，一個對分裂有切膚之痛的抗爭者。

「你是運動一部份，運動所有成敗得失，你有辦法切割、輕言邊個領袖搞柒咗。場運動是 collectively owned 的，所有人都要一齊承擔。」

每個人，都要將運動成敗揸上身。亦因此，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開闢新路的空間與權利，不因身份與社運 CV 而有別；任何人的言行，都可以影響運動走向。

眾人皆無名，個體反而彰顯。

「政權嚴刑峻法，逼出無面目、去中心化的運動，但亦令示威者能动性大爆發。」

梁繼平想，這會否是民主的真正形態？

「民主在實踐當中究竟係點？它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任何人都可發起 initiative，並在效果不彰時修正；不是每個決定都要有好結果，但每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9

都得以展現。」

若不是運動特性如此，他大概也不會成為運動的臉孔。

梁繼平性格像父親，溫和、隱忍。父親出身基層、不喜政治，但梁因《學苑》風波頻繁上鏡，父子間磨擦漸生，從小融洽的關係，亦因政治變質。當時他視公共參與大於一切，與父親日漸疏離亦無顧及。

七一過後，梁父不齒兒子的「暴徒」行徑，離港前夜只擱下一句「做得出又點解要走？」

梁繼平無言以對，跪地向父親叩了兩個響頭。

痛苦

不能回港執教，學術對梁繼平而言毫無意義；返美之後，他找不到動力讀下去。

去留之間，不是沒有掙扎。自己有得揀流…留學，其他抗爭者卻一個個被告暴動、受傷。

在離抗爭現場很遠很遠的地方，梁繼平發現，自己與運動的連繫，只剩下這份對抗爭者困苦的想法。

「嗰吓先諗通，真正連結香港人嘅，在語言、價值之外，係痛苦。」

梁繼平習慣從知識中尋求力量。政治哲學家鄂蘭曾引言“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be a polis”：共同體不囿於地域，是人以行動與言說創出的空間。人的自由在於創造，創出無從預見的新事，才能打破歷史宿命循環；但新生的過程，《聖經》以產難的陣痛來形容。

香港正在孕育一個全新的認同。「過往五年，和勇之間有個 missing link，理論係說服唔到對方，必須經過陣痛與實踐。」

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共同體才得以形成；而要參與、維繫共同體，靠的是不懈行動。

「痛苦反而令你活得更真實：這份政治主體性，是對港人尊嚴的體認，是今次運動最深遠的特質，亦將形塑未來的反抗。」

深淵一樣的異離感，也可以行動克服。九月，梁繼平赴華府參與《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遊說。在不斷講述香港的過程中，再次感受到言說的愉悅。

他終究無法只做一個學術人。

但遊說是另一套玩法。被問為何要衝擊立

會、示威為何變得暴力，梁就解釋那是自衛、只對死物建築，有自我克制。

實況早已生變。「你無法為暴力本身正名，只能為暴力開脫。」

回想七一，打動和理非民眾的是所謂的「道德證成」嗎？恐怕是以他犧牲前程為代價，才博得群眾信任，願意理解衝擊背後的絕望。

針對死物的暴力，尚且如此。

「當你真係用武力去壓制、令人屈服…唔要道德證成，就永遠無辦法說服人、只能用力量去 overpower 人。」

「嗰啲就真係運動承載唔到嘅暴力。」

但他仍有信心。只要運動保持開放，自我修正能力會發揮作用，而修正的可能，往往無從預見。

正如當初無人估到爆入立法會都 hold 到唔割。

「如果七一唔係咁發生會點？可能都唔會分裂。一切都輕於鴻毛重於泰山，有你唔一定得，但冇你一定唔得，所有人嘅貢獻都係。」

「當每個人都擺低自我、功利，唔問自己付出有冇人記得，先係公民社會力量最大嘅時候。」

行動

離港一段時間，已覺得離抗爭好遠，無法掌握抗爭者情緒。

但餘響未絕。某日在新聞見到自己名字，原來是有舊同學受七一觸動，決意參選挑戰鄉黑。

不知讀同一間小學的古惑仔，又有無去發夢？

精英高材生與基層藍領，新移民與南亞裔，都是手足；口罩下真實的面貌，不是身份，而是人最根本的特質，有脆弱，也有勇敢、無私、志氣。相見不相識，卻因行動而成一體。

在行動中，人才真正自由；人性美好，只在公共領域得以展現。

梁家姐送了新電話給爸爸，內附《立場新聞》和連登；讀到其他抗爭者對「梁義士」的評價，梁父才對運動改觀。想念兒子時，就按一個「齊上齊落」的 sticker，萬里重洋，送達梁繼平的手機上。

站上枱面的幾分鐘，看似陰差陽錯，卻是梁繼平人生至今的總和。「那是個 moment of truth … 積累 25 年嘅知識、行動、經驗、情感，一下就要抉擇。」或遲或早，每一個抗爭者都要面對：當那一刻到來，你會如何行動？

“I am proud of myself that I seized the moment. I was born for it.”





立場社論：

堅守每寸自由土壤

用盡每絲縫隙中的微光

2020 / 6 / 12



香港，早已無聲無息地變了樣。

社交媒體上，朋友的名字改了又改，相片全刪，直至認不出自己；聯署簽名，不再有具名，因為懼怕紅衛兵潛伏批鬥；舊時文章，有人為免秋後算賬，悉數刪除；拍電影拍紀錄片，處處言論地雷陣；出版社出書陷困局，印刷廠只肯鬼鬼祟祟地印，發行商未必願意運送，中聯辦控制的書店不賣；敢言媒體遭整治，處境凶險。老師上課，說話要小心翼翼，提防老大哥在監視；商店展覽抗爭者像，被中止租約趕走；大財團表忠要及時，失去緘默的自由。

一國兩制走樣變形，罄竹難書，以上只屬前奏，只是漫長終結的開端。

50年不變，第23年已大變，2020年7月1日，國安法為一國兩制蓋棺，強力部門進駐香港，不受制衡不受香港特區管轄，特首指派國安法官，罪行定義模糊主觀；香港人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在法律武器的槍口下窒息。

政團隨即解散、警隊立刻表忠、移民潮再現、外國制裁開始；每位香港人，存活於這個時空，都不能倖免，捲入新冷戰的時代洪流。

捷克劇作家及前總統哈維爾在《無權者的力量》中，談到一個釀酒愛好者的故事。哈維爾曾在一家釀酒廠工作，直屬上司愛啤酒，熱情地研究改良啤酒配方，三番四次向主管建議改善釀酒流程，惟主管是專制政權下憑關係上位的人，不熱衷釀酒。這位愛酒人於是向更上級進諫，結果招禍，被認為搞政治破壞，被調配到其他單位。

哈維爾形容，極權之下，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異見者」，所謂「異見者」不是任何人自己刻意選擇的角色；人們只不過忠於自己，已經有可能超越紅線，被劃為次等公民，成為體制的敵人。

往日，政權審查資訊，蒙蔽人民，謊言說一千次自然有人信以為真；今天掌權者技法高超，擅於製造資訊洪流，令人真假難辨、輕重難分。《立場新聞》願望單純，只希望於香港巨變之世，忠於專業，探索事實、去蕪存菁、監察權貴、為無聲者發聲、為香港發聲。

過去一年，《立場新聞》幸得讀者支持，得以增加人手。我們增派法庭記者，奔走於囚車與法院，令抗爭者的故事不被遺忘；我們增加攝影記者，開拓 youtube 頻道，加強影像故事。我們增添了直播及



攝影器材，令訊號更可靠穩定；我們主力製作長篇專題報道，深入分析時政人事，並製作選舉專頁，蒐集八方動向，分析最新形勢；最近更新聘英文編輯，把香港故事，告訴全世界。

我們，會堅守每寸自由土壤，會用盡每絲縫隙中的微光。

夾縫中的香港奇蹟，從來是因為自由空氣、因為香港與大陸的差異。孫中山是在香港，體會到何謂現代社會的善治；共產黨在內戰中勝利後文人逃難選擇香港，因為小島有言論出版自由；四、五十年代上海資本家撤資到香港，因為這個借來的地

方，有自由貿易有法治基礎，給他們重建家業；大批難民千山萬水來到獅子山下的彈丸之地，因為他們在借來的時間中，享有免受鬥爭恐懼的自由。一河之隔，香港寶地，源自與大陸的差異，源自難得的自由，成為強國邊陲不滅的榮光。

如今，香港岌岌可危，我們願意與香港人同呼吸共患難，一同捍衛自由火炬；當核心價值奄奄一息，力挽狂瀾的責任，就落到我們每一個香港人身上。

願我們萬眾一心，冒住炮火前行，毋負此生。

內場

每位《立場》同事，不論崗位，入職都要自選四字詞語印於卡片上，N個同事，N種信念，N種立場。

待光
會影

星星
之火

勿忘
初衷

尊重
平等

有種
責任

仁者
無敵

乘風
破浪

真相
偏見

自覺
自主

主義
自由

慎思
敢言

生死
有命

不平
則鳴

公義
憐憫

決勝
瞬間

上善
若水

待光
追影

自由
意志

勿忘
初衷

自主
平等

風林
火山

慎言
敏行

勿忘
初衷

知難
行易

自由
公義

藝術
充權

擇善
固執

見賢
思齊

齊上
齊落

獨立
自主

2019

最高瀏覽量的立場報道

1

【聯片】

警荃灣極近距離開實彈槍
中五生危殆左邊胸口中彈

2

【聯片】

航拍高手穿越
6.12 反送中衝突現場

3

【聯片】

戴頭盔眼罩奏樂
藝術工作者製作管弦樂版
《願榮光歸香港》

4

【聯片】

商台記者表明身份
仍遭揮警棍粗暴推撞
警：「記你老母！」

5

【區選投票，不斷更新】

投票結束
投票人數、
投票率破盡歷屆紀錄

6

【621 包圍警總】

警員情緒失控
隔玻璃爆粗指罵市民

9

7

【專訪】

「香港之歌」誕生？
《願榮光歸香港》創作人：
音樂是凝聚人心最強武器

8

美國眾議院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10

傳 TVB 新聞部爆離職潮
張家灝、簡惠宜等
最少 8 人遞信

逾萬成員交流抗爭資訊
Telegram「公海總谷」管理員
涉公眾妨擾被捕

最高瀏覽量的立場直播

1

7.21 元朗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立場》記者受襲

5,127,611

2

6.9 晚上示威者與警方在立法會示威區爆發衝突

1,557,646

3

8.6 首次「民間記者會」

967,985

4

10.4 反蒙面法遊行，港島現場

920,339

5

10.4 反蒙面法，示威者九龍塘快閃堵路

905,859

6

7.27 「光復元朗」遊行及衝突

900,601

7

11.25 中環「和你 lunch」，葉劉淑儀路過被包圍

896,723

8

8.7 尖沙咀太空館鏽射筆之夜

876,107

9

11.12 中大二號橋之役

860,319

10

9.30 銅鑼灣一間酒店，《立場》記者被警截查恫嚇

841,942

最高瀏覽量的立場博客文章

1. 十分鐘，了解《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作者：高教公民
2. 法醫科 Fact Check「被自殺」
作者：李衍禧
3. 真正破壞一切的暴徒
作者：蔡芷筠
4. 吳同學冇講大話，她受性侵的地點是葵涌警署
作者：朝雲
5. 為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作者：王澄烽
6. 「Once you go black, you never go back」
的影片考察報告
作者：洪思行
7. 【圖輯】藍絲攻略 - 拆解 18 種建制
作者：徐俊文
8. 元朗事件追究起來，警察管理層可能要坐監
作者：David Tang
9. 短評：駭人的喇沙仔
作者：李鴻彥
10. 你願意原諒謝安琪們嗎？
作者：陳皮妹

立場美術部 經典作品回顧



《立場》美術部的精神健康向來備受關注，他們創作過什麼經典？

2017年7月26日

動物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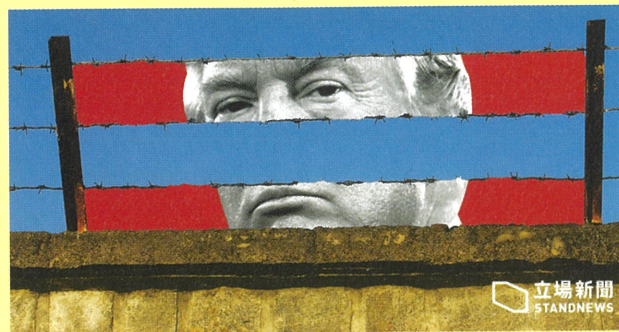
2017年5月20日

【官場變形記】專題以「橫洲事件」、「鉛水風波」、「票站連番出錯」等涉及公務員的新聞事件作為起點，一窺香港公務員系統當下處境。



2018年6月21日

美國打擊邊境偷渡的「零容忍」政策，把非法入境兒童與其父母分開，引起國際社會、美國民眾以至共和黨議員的大肆評擊。



2018年12月20日

香港全線麥當勞宣佈「走塑」，不會主動隨飲品派發飲管，用木攪拌棒取代膠棒。



2019年9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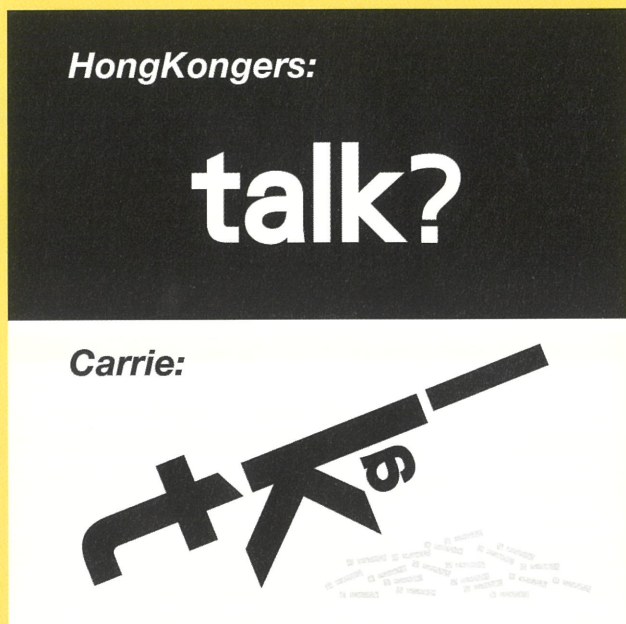
721元朗，白衣人，藤條

831太子，警方，警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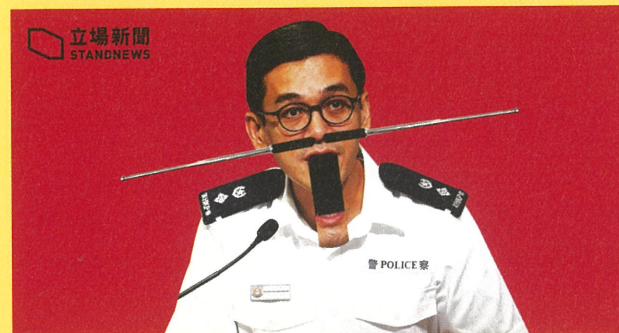
2019年9月26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舉行「社區對話」，警方嚴陣以待。警員提著多個大型裝備箱子，其中有寫上「後備彈藥」，手擲式催淚彈的箱子，亦有胡椒水、盾牌及其他彈藥等。



2019年12月8日

7月21日晚，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於元朗雞地拍到與白衣男子握手合照，又舉起拇指示意。其後大批白衣人於元朗西鐵站集結，手持木棍，藤條等武器追打市民，記者，又對現場人士拳打腳踢，有人被打到頭破血流，一夜間西鐵站成為人間煉獄。警方對事件反應緩慢，事發39分鐘後才有防暴警察到場，卻被拍到於南邊圍與白衣人勾肩搭背，被質疑「警黑勾結」。



2019年12月9日

一名休班警員到機場準備離境旅行時，被機場保安發現他仍攜帶伸縮警棍。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指有關警員「一時疏忽」，已作出訓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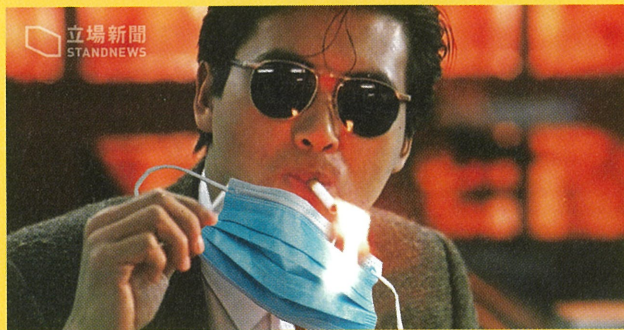
2020年2月8日

戴口罩，勤洗手做齊2樣，thx



2020年2月10日

【VIRUSITE】



2020年2月10日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口罩持續短缺、一罩難求，口罩炒賣有價有市，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規管口罩價格；惟政府指現時無計劃立法規管口罩供應和價格，「此舉只會適得其反，不能解決供應緊絀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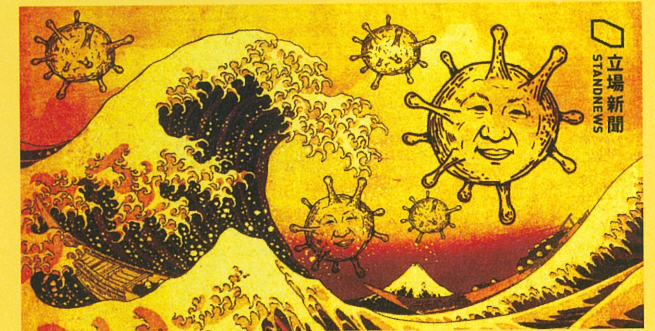
2020年3月8日

揸電單車可以放開雙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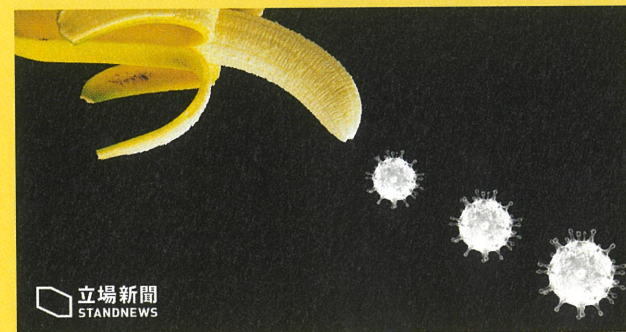
2020年3月18日

動盪與疫情



2020年3月26日

來自南京醫科大學的研究指，武漢肺炎 (COVID-19) 可能會導致患上睪丸炎 (orchitis) 後來被一些網民稱 SARS CoV 2 會攻擊睪丸細胞致睪丸炎、造成男性不孕。



2020年4月10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習近平被質疑，要求世衛秘書長譚德塞隱瞞武漢肺炎可人傳人，推遲全球大流行警告。



2020年5月15日

原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被調任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接替羅智光。聶德權重申，公務員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

《立場》美術部

真人絕密流出！！

精神健康備受網民關注的《立場》美術部同事們，終於肯露出真面目！究身處惡法年代，佢哋創作有無受到影響？請即掃描QR Code，



竟他們平日個腦裝咗乜？對過去一年多收看美術部同事專訪，聽聽他們的真情告白。
的抗爭運動有咩感想？

同事獲獎

2020年人權新聞獎

突發新聞

大獎

記者：何桂藍

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

短片

大獎

記者：何桂藍

721 元朗站白衣人襲擊及《立場新聞》記者遇襲經過

解釋性特寫

大獎

記者：梁俊勤、梁凱澄、梁天心

612 再定性：事件是如何發生的？

調查專題

優異獎

記者：林茵、梁俊勤

831 太子站警暴事件 Fact Check

2020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

年度最佳新聞照片「Police Shadow」

攝影記者：陳傑新

一般新聞類

第一及第二名

攝影記者：陳傑新

系列照片類

優選

攝影記者：黃奕聰

「前線·焦點 2019」新聞攝影比賽

特寫

冠軍

攝影記者：黃奕聰

特寫

亞軍

攝影記者：陳傑新

一般新聞

優異獎

攝影記者：陳傑新

同事傷勢

警方做成

多次被警方以水炮車藍色水劑噴射，身體多處被射中

被警員推跌、箍頸

2019年10月1日@ 佐敦
2019年10月7日@ 馬鞍山
2020年2月9日@ 將軍澳

被警員強行按在地上，並加以腳踢

2020年3月1日@ 旺角

多次被警方胡椒噴霧射中，造成手臂腫痛

被警方的海綿彈或橡膠子彈擊中

2019年10月1日@ 旺角、荃灣
2019年10月27日@ 旺角、銅鑼灣

其他

被一名年約5、6歲男子揮拳打中左邊面部，嘴角受傷流血，須縫針

2019年9月7日@ 油麻地

被白衣人追打，手臂受傷，須縫針

2019年7月21日@ 元朗

被相信是示威者潑出的腐蝕液體濺傷（前額、雙臂及腳被液體濺中）

2019年10月1日@ 屯門







STANDNEWS

2019年6月9日，灣仔。

攝影：Peter Wong



STANDNEWS

2019年8月3日，黃大仙。

攝影：Nasha Chan





STANDNEWS

2019年8月23日，中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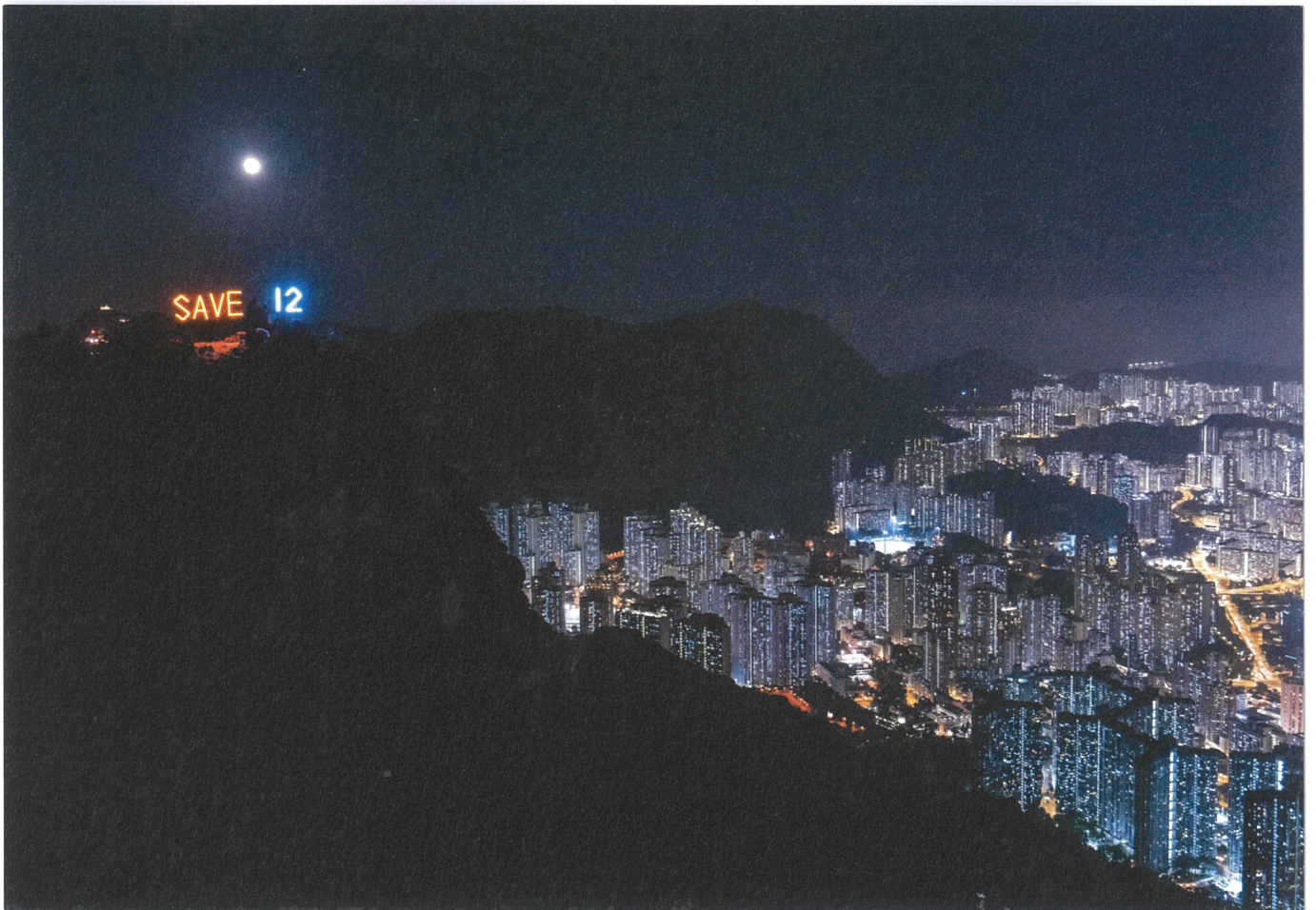
攝影：Oiyan Chan



STANDNEWS

2019年9月13日，獅子山下。

攝影：Peter Wong





STANDNEWS

2019年11月17日，香港理工大學。

攝影：Kenji Wong



STANDNEWS

2020年10月3日，獅子山上。

攝影：Nasha Chan